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四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

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肖宗不著方劑書嚴撰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黄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歴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歴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

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為令
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
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
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
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
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絶唐若殺之復
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

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
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
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歴代戊寅歴候者推最密自祕閣
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已巳占等書傳
於世子諺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歴者惟傅仁均
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
醫仕隋為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

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垛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

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

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

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

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

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

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

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

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胥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叅軍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胥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黄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胥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侯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

令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
知兎廣絡原野兾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
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
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
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
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
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
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

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禄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

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
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
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
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
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
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
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
為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

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

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
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廪犧令
高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
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
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
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將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

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
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
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
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
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
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
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主所
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

海内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

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

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

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

荅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觧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

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為河

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嵗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

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

晃妖其言絶之俄而禄山反晃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雖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晃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撈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

寳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士逺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逺知見臨朔宫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王清𤣥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逺知謂帝不宜逺京國不省髙祖尚微逺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𤣥齡微服過之逺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

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
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居之璽詔
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
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
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詑其弟子潘師正曰
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
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
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

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
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
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歴武德
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
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
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
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嵏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

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錄符架之術能猒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

已其譎幻類若此歴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中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隂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賔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

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為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為二符剚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閤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為言至為武后作猒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

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勞苦為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子珪為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隷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

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
卿猷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
異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
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
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
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
史兼右拾遺内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搆大獄以善

思為祥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侯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歷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

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

多所驚黷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

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

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

漢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

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

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

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

而後嗣損顧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
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
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
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
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
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
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
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

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
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
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
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
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
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
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
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

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為神時有浮屠泓者黄州人

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弃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為燕國公張説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説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説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孫不終説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它肉無益也説子

皆汙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来汾晉間世傳數百歳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士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宫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歳位侍中其貌

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髙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

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禄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為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為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黄老作頴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鬬草為人騎馳走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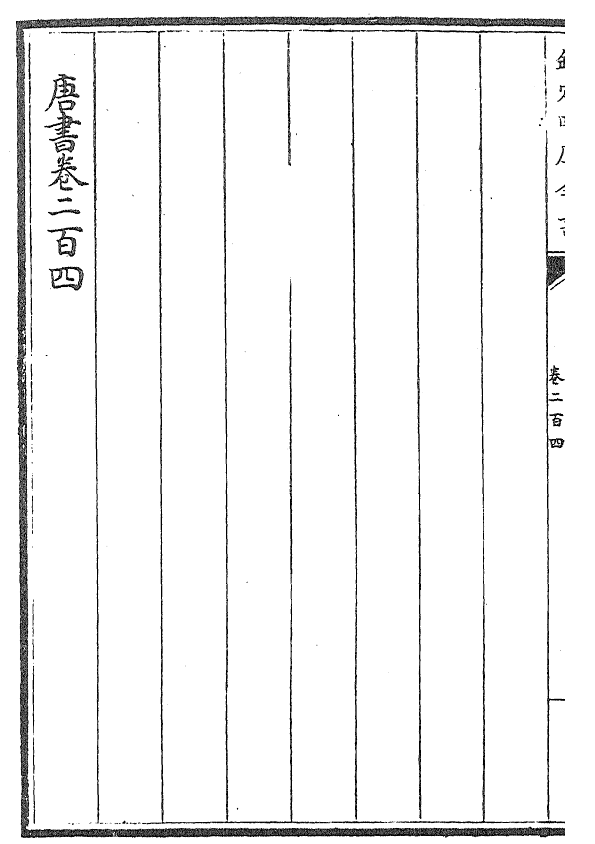
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宫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
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
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
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
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
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髪還鬒則長生可致
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

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
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奩
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
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
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
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
多暴死乃止撫内慙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

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
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
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
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
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
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
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
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

名署其右曰為賊逼脅因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

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
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
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
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
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
君位止此而冡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
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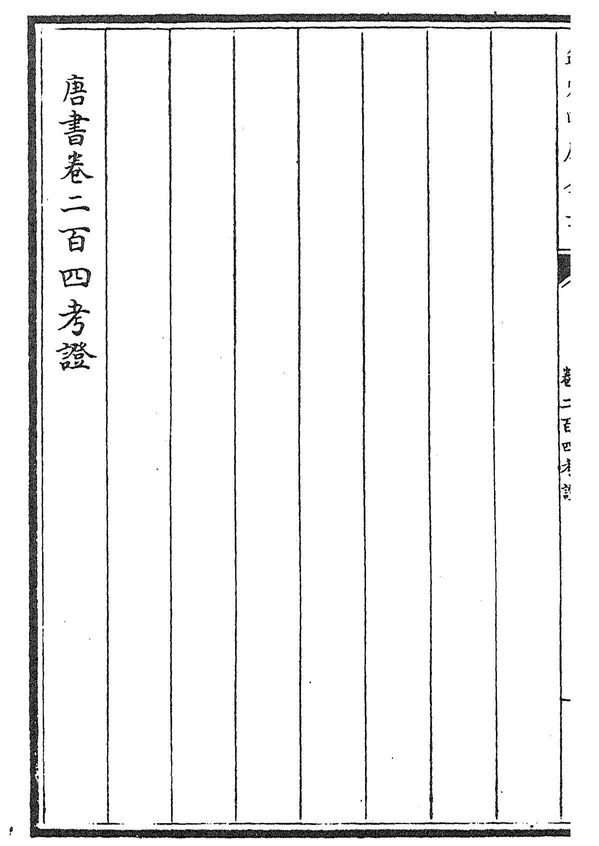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四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李淳風傳子諺○舊書作子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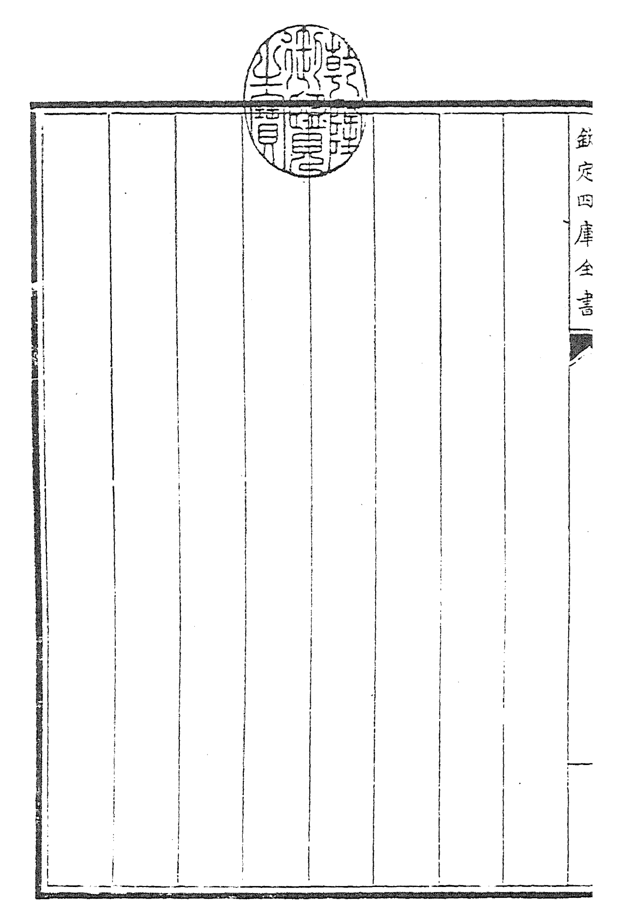
袁天綱傳仕隋為鹽官令○舊書大業中為資官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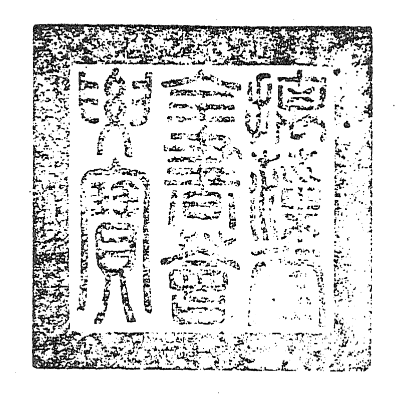
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云云○舊書作靖思賢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謹案卷二百三第九頁前一行令又擢以不次刋
本擢訛推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晚塗益修刋本晚訛逸據毛本改
卷二百四第十頁後八行廌岳牧舉按舊書作封
嶽舉
第十六頁前八行太常少卿蕭華刋本華訛萃據
舊書及毛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四十五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

列女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

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婣歲時

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葷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髪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尒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於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心今負

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

時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
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
壽郡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
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
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
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為

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紿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母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旣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

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從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絶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毁不勝喪被髪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視顔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絶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

屬史官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劓耵衆遂不敢彊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褓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

遼殁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殁遼西能招魂合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幷粟以闕表門

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歎詔幷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養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

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為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

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
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
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
思沖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内外姻皆然可思沖歸
幣三百轝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爲婢是
夕出自竇糞穢皺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
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名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

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

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歴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二騶奴將刼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刼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閲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勷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雹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

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為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為蘄令梁宋兵興

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

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

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汙之罵曰吾

衣冠子豈愛生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

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

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為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歷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巳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

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
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
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
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諡曰愍
諸儒爭為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頳
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陜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
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

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

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

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

為開見棺古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為賊縛而臠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吏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從郾

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

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鄖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

鄖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

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

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

蕃寇邊竝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

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剪髮壞容廬墓所

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歴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言持問内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

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效蘭寖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釃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為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歴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娟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鳥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濵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兎菌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歳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除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太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

以爪攫棺爪盡乃絶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刵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兖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

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為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剗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劒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

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絶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瑭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薇捍若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

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為翰林學士帝
出寶雞陷于嗣襄王熅熅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
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
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
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
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

以食廸飢將絶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廸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廸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紿與廸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㭊矣廸裹餘體歸葬之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頵謀絶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名。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為

驗許之及為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為讎人辱赴火死

唐書卷二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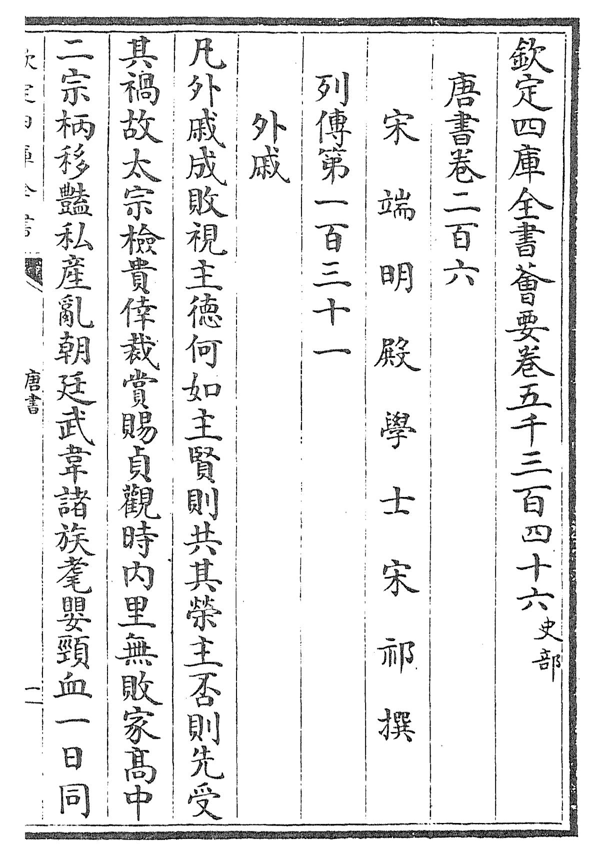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舊書雍州涇陽人

劉寂妻夏侯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絶歸侍父疾五年父亡毁不勝喪云云○舊書侍養經十五年父卒毁瘠廬墓云云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舊書作上邽人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四十六 史部

唐書卷二百六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責偉裁賞賜貞觀時内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

汙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名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嶕類不遺葢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溆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

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為鄠令以疾免高祖平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辦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算畧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内喜以為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南山多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畧澮州

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栢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静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羣賊取永豐倉絶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吕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陜州總管于筠内史侍郎唐儉擊夏為金剛所掩諸將皆没於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寖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

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名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彠字信世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為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彠曰弘

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
襲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
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䕶脅謂曰討捕兵
悉隷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亦止兵
起士襲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為
光禄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
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録且嘗禮我
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

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永
徽中以士彠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幷州都督司徒周國
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
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
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册爲帝
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彠僞號仍爲
太原王廟遂廢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
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

韄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為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巳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懐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堇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絶

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爲士䕶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横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衰麤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

護後宗屬悉原士護兄士稜士逸士稜字彥威少柔愿
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
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遜有戰功為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
守太原為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
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
史
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祕書監禮部尚書

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攺納言代蘇良嗣為文昌
左相性暴輕忍禍閳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
歌奪取之知之作緑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
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
及已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
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諡憲
元爽魏王諡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諡僖士逸蜀王諡節

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為魏王元慶子三思為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内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維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修國史客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

立巳為皇太子以覯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巳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為左相而攸寧為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憤死贈太尉幷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媿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忿爭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

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羣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悦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静郡攸暨壽春懿宗為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鄶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鄷國延祚為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謚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

毋孝姊亡期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
死太后時不及削封攸宜歷同州刺史萬歳通天初為
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
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十
年嗣宗終司衛卿重規為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
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王為州不得擅營治
突厥之叛以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吒忠義張
仁亶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容為西道

後軍兵十五萬後援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毋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姝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齎金幣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䖍嬀檀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桓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傚虜謳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馬以

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讖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皁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于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自有傳攸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為冬官尚書聖歷初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閒一年攸寧三思復當
國置句使苛取民貲産毁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究築
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
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爵為王
契丹陷營州以檢校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
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内史罷為太子少保遷賓客仍
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諂主意鉤探隱微故后頗信

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二張方烝蠱三思痛屈節爲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靦然媚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厭居宫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羣不肖即建營三陽宫於嵩山興泰宫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宫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

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
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
辭進開府儀同三司㑹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皇遺詔
還所減而封崇訓鎬國公初桓彦範等巳誅二張薛季
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
宫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彦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
詔羣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
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躡其言遂更名五

縣曰乾封合宫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
思攸曁禱乾陵而雨帝恱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昊順
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為刻石補闕張
景源建言毋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
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
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徳也沿襲
當自近者始帝褒荅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
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愼交注膏

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三思既私韋后又與
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卽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
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幷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
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
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
訥崔湜甘元柬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
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遜李悛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
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

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勲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悛託其權熏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汙黜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為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

子皆逆節劉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為郡王歷懐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為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劓為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刳取膽

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閒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内刑塹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来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攸曁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户六百

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為皇太子妃故擢𥡴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為蠻首甯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

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甯承斬其首祭崔柩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柩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酆王謚文獻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

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自洛州戶曹叅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為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遥領揚州大都督溫旣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湑初兼脩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湑從至溫泉后

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湑雖為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為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為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

命謀殺少帝内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首以狥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温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周仁軏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軏刑人舉刀仁軏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貞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畧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

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媵妾貲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為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為題石子守一與后孿生帝微

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别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沓墨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于官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匄貸于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

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㝡其貲至成都摴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劒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郫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為兼瓊

礬而言國忠善摴蒱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廄
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
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
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獄欲
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鷙可用倚之使按劾
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蠛被誅者百餘族度可
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
位陰為指嚮故國忠兼以為姦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

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

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縡事構鉷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悉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遷數以聞帝始猒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

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没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劒南詔拜劒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賓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

引仲通為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耻雲南無功知為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亦憂逼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為林甫中傷者妃又為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名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屬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

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巳得柄則
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
封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
放故事歲揭牓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
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
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
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
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

事吏部銓注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為羞道路為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

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名左相陳希烈隅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愻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脚遠近饋遺閹稚歌兒狗馬

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䙡髟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賕公謁無所忌國忠性踈侻捷給䃉䃉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句剝相懸又便佞專狥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請左相陳希烈

聯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
以為常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
不為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
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
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
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為
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髙第俄與珣同列猶吒官不
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劒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

舉無還者舊勲户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
取勲家故士無鬬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
宋昱鄭昂韋儇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
餉名貿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
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劒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
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
中國驍卒二十萬蹄屨無遺天下寃之安禄山方有寵
總重兵于邉偃蹇不奉法帝䕶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

不出已下又恃内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媢不之信禄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已故謀日急俄而禄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悦故冊拜司空禄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溫於合浦禄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禄山

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禄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
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禄山為平章事
追入輔政以賈循為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
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禄山未還
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禄山
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禄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
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
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

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咤曰
國忠頭来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
己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
是日帝自南内移仗未央宫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
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萬拒守衆
以為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劒南豫置腹心梁
益間為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
然之明日遲明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

彍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啖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

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朏曉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殕朏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為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

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緣莊憲太后姪婿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為政粗辦性纖巧飾厨傳結納閹寺求善譽憲宗以為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脩為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為可喜者梓宮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為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轀輬僅免徹門乃得行

脩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列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黄金帝以浙西富饒欲掊擴遺利以脩為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閲月宣宗即位光與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鄠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

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寡人下戶不免柰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妾為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来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恱留為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羣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齊衰朞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漢

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六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獨狐懷恩傳元貞皇后弟也○舊書作元貞皇后弟之子

武士䨇孫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舊書作拜尚衣奉御

攸暨壽春○舊書攸暨為樂壽郡王

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云云○舊書作倉曹符鳳

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舊書攸望至太常卿

武士𧾷尺士稜孫攸暨長安中降王壽春○舊書隨例

降封樂壽郡王

韋溫傳后父元貞○舊書后父元儼元儼弟元貞

洞衛尉卿淮陽郡○舊書作淮南郡王

楊國忠傳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臣德潛按舊

書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為人

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臣德潛按鮮于仲通先

資給之復薦之兼瓊得蜀貨百萬乃之京師見羣女
弟因以進身此國忠得寵之由而後之薦仲通討南
蠻以致喪師辱國皆根於此也舊書不之及此新書
周密處
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舊書
作率精兵八萬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謹案卷二百五第三頁前二行三行詔封蘭英永

壽郡君刊本郡訛鄉據舊書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朱延壽妻王者刊本朱訛李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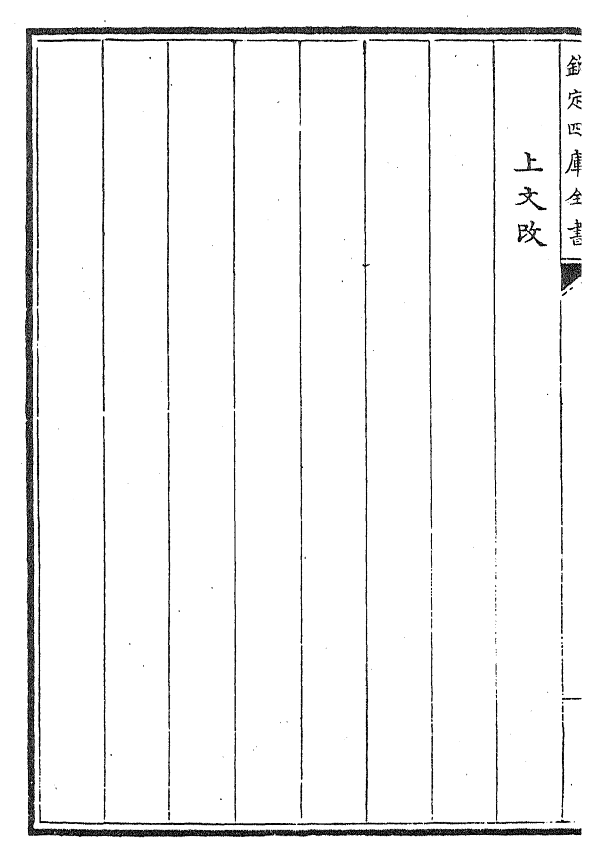
本書朱延壽傳及楊行密傳改

卷二百六第三頁後四行討捕兵悉隸唐公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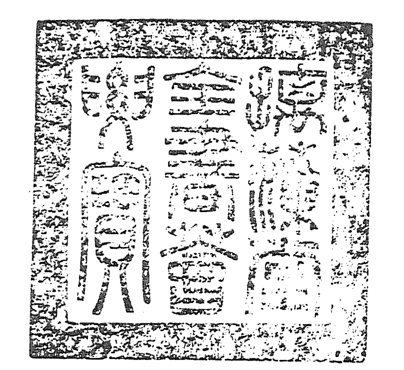
隸訛起據毛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攸望葉國按舊葉作鄴

第七頁後六行延祚為延安郡公刊本祚訛祿據



上文攺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